

时空

贾煜 著

迷阵

我们身处一个科技加速爆发的时代

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现实主义力作

一辆无人驾驶的公共汽车，载着被时空困住的六个人，驶向诡异离奇的目的地；一路迷途，大难频频降临，人心惶惶背后，是人性的挣扎与无奈，幻灭时空深处，是囚徒的末路与未来。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时空迷阵 / 贾煜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757-1

I. ①时… II. ①贾…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0691 号

书 名 时空迷阵

著 者 贾 煜

责 任 编 辑 李 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757-1

定 价 4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子 _001

第一章 迷途幻迹 _007

一觉醒来，公交车驶向诡异路途；六人被困，想尽办法无能下车，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第二章 陨洞之灾 _023

被公交站台吸入大洞，意外发现陨石坑，遭遇异物袭击，在地洞经历一场生死劫难。

第三章 荒漠迷航 _045

赛车搭档勇闯沙漠，地图将其引向死亡谷；深陷灾难旋涡，他们能否安全返程？

第四章 迷阵线索 _067

摸索事件经历，寻觅有利线索，总结公车规律，暂且适应封闭空间的生活，但出路又在哪里？

第五章 致命爱情 _085

一具无名女尸，一位失踪少女，牵扯出扑所迷离的案件，环环相扣的计谋，作案人到底是谁？三个男人对女从人的爱，是独爱，也是毒爱。

第六章 滔天劫难 _119

突降暴雨，逃难之旅惊险展开；水漫荒山，逆境求生人性尽显；死亡尽头，竟是无尽无言的情义。

第七章 各怀鬼胎 _145

妇女失而重现，打破公车日常，大难当头，人心惶惶，是什么让他们分裂两派，开始各怀鬼胎？

第八章 昆虫傀儡 _161

遭遇昆虫入侵，身体成为张张皮囊，用尽办法解救，摆脱侵噬的办法竟如此简单。

第九章 冰途冥道 _181

南极科考之旅，另有目的；历经重重艰险，是为争夺旷世冰石？还是为制造能源危机？

第十章 异变危机 _203

人体变异，抢夺水源，众人心虚；其威力强大，反客为主，使众人陷入绝境，选择各自逃离。

第十一章 喋血戏城 _221

出国度假，遭遇刺杀惊魂；人生如戏，究竟是梦是真？贪恋此戏，却无奈被霍皮斯人带离。

第十二章 网雾情殇 _243

恋上神秘的女网友，毅然上山营救；误入秘密实验基地，发现女友竟是人类半成品。

第十三章 绝地逃亡 _271

霍皮斯人揭开迷阵真相，实情让人吃惊；关联物原来另有他用，逃离计划能否大功告成？

第十四章 惊涛骇浪 _295

落入怪异之船，遭遇风暴袭击；情人再度相逢，共战护岛幽灵；友人中途营救，无惧重重危机。

第十五章 命悬孤岛 _313

意外潜入机械岛，一心企盼回到现实，哪知被人利用，成了摧毁岛屿的武器，命悬一线，等着他们的是生，还是死？

第十六章 瓮中之人 _329

重回公交车，阻挠再次陷入困境，可事与愿违，时空秘密惊人离奇；终得放宽心态，安然做回瓮中人。

后记 _342

楔子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顾小禹不知该以何种时间单位来计量，他才意识到，他所经历的一切怪事，都是从遇见那个和尚开始的。

那是他被上司栽赃的第三天，接受调查的第二天，公司让他回家等消息。他心灰意冷，窝囊地在被窝里昏睡了半日，中午起床吃了碗泡面，神情开始变得恍惚。那时，有一种强烈的绝望感，迫使他想从窗口跳下去。

那段日子确实灰暗，一度如成都阴郁的天。他的未婚妻跟着他最好的哥们儿跑了，紧接着，他收到父母车祸双亡的消息。他强忍着剧痛，赶回老家处理后事，好不容易振作起来，回到公司上班，却在一周后，又被他忠于的上司栽赃陷害。

在逼仄的出租屋里，虚无的空荡让他心无生念，他起身走到窗口前，准备探出身子，却在回头不经意的一瞥中，看见了垃圾桶，鬼使神差地坐了回去。他捡起垃圾桶里皱成一团的宣传单，把它摊开，依次浏览上面的旅游景点，目光最终锁定在一尊佛像前。

他是无神论者，可在万念俱灰之间，突然想要找人倾诉，想要在死后有个好去处。于是，他像恶作剧似的拨通了旅行社的电话，要求马上去一趟乐山。电话那头立即答应了，只因他爽快得没讨价还价。

出门前，他写了一份简短的遗书。假若这世上还有哪位朋友记得他，那遗书就属于他了。总要留下点什么证明自己来过。他黯然地想，不能悄悄在这破地方与世界告别，虽然没“生得伟大”，但也要“死得伟大”，比如在那乐山大佛前，跳入滔滔江流，也许还能“光荣”地登上报，

怎么也比默默从出租屋跳下楼的好。

这天是周一，到了景区，游客出奇地少。当他站在山顶，远望大佛头部嵌就的螺髻时，天空飘起了小雨，一块乌云罩在了他和大佛的头上。

他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却是第一次认真打量这座通高 71 米的弥勒佛坐像。以往来景区，他都是陪同客户或朋友，走马观花地游一遍，来得多了，连照片都懒得再拍。故地重游，心境不同了，看到的景物也不同。从侧面盯着大佛半眯的眼睛，他竟有种被盯着的错觉，心虚地移开目光，俯在栏杆上，往下望向大江。

是时候了。有个声音催促着他，该下去了。他直起身体，仰头一口灌下剩余的水，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听着从里面发出空旷的一声，犹如自己被掏空的心发出的声响。顺着凌云栈道，他下到了大佛的底部。

依山凿成的大佛，临江危坐，神势肃穆。他站在它的脚底处抬头，有种仰之弥高的感觉。面对大佛的威严和神圣，他双手合十，默念着，把心中的苦闷通通道出，眼泪不自觉地滑落下来。待他说完了想说的话，就转过身，面对看似风平浪静的江流，寻思着可以从哪处缺口纵身跳下。

几个游客从他身边说笑而过，另几个游客拿着自拍杆在摆拍。一阵江风吹来，他冷得把双手缩在怀中，独自在大佛和大江之间的平台上徘徊。就在他下定决心一死了之的瞬间，一扇门打开了，露出一道缝，从里面射出一束微弱的光。那光在阴暗而隐蔽的背景中，被反衬得格外刺目。

总之，他瞥见了那光。

他暂时忘了刚才的决定，又是鬼使神差地，走向那光、那扇门。

那门在大佛右脚的外侧，嵌在它与倚靠的山体之间，门色又与周边斑驳的山壁浑然一体，若不打开，完全是隐形于大佛脚边。他慢慢走

向它。

来到门前，他踌躇片刻，在门上轻叩了几声，里面没人应，他便轻而缓地推开那门，把腿迈了进去。

门内挂着一个功率不大的灯泡，灯光昏黄，里面空间很大，因此光照不到的地方，都是黑黢黢一片，不知暗藏着什么。整间屋子，除了能清晰地看见一块破旧的黑板，别无其他。

站了约一分钟，他感到有股寒气从脚底升起，不知不觉退到门边，正要跨出门外时，一个悠悠的声音震住了他。

“年轻人，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声音来自各个角落。

“谁！”他紧张地叫道，四肢僵硬地固定在门口。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那声音逐渐集中，汇聚在黑板之后。他看见那里出现个光脑袋，心里的惊恐不由少了几分。原来是个和尚，他想。

“我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人。对不起，误闯了进来。”他返身要离开。

“既来之，则安之。”和尚又说了一遍，似乎想留他，“心空物灭，不可说，无所得，物物性空，万物皆空；身心如幻，无所挂，无所住，心心清净，众心皆净。”

他听得云里雾里，却不好意思再往外走，又听和尚在问：“年轻人，你可知，你的意念从何而来？”

“从大脑而来。”他敷衍道。

“那你过来看看，帮我辨一辨，在这罐子里的硬币，是静止，还是转动。”和尚从黑板后面走出，上前半步，在地上放了一个小罐子，再扔进硬币。他的半个侧脸，始终隐藏在黑影里。

顾小禹不知其意，还是客气地走了过去，但他的注意力不在罐子里的硬币上，而被黑板上涂画的字迹所吸引。那是一些数字和公式，乱七八糟地拼在一起，一层覆盖一层。他明显感到，它们都是在计算一个

问题。

他再走近，将脸凑到黑板前，“学霸”的思维自动开启，他认出了部分数字和公示，即刻惊讶得无从适应。尽管他知道如今的和尚都是高学历，但能真正见识到他们之“高”，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只见黑板上写着的，是什么波函数、薛定谔方程、普朗克常量方程等等，还有一些他辨识不出的方程式，感觉都与量子力学有关。

“静止，还是转动？”和尚把他的注意力引开。

如果在没看黑板之前，他肯定也是敷衍地一回答，但看了黑板，再听和尚问这话，他才恍然话中有话。他思考了半天，答不上来。

“非静止，非转动；既静止，又转动。”和尚自问自答起来，话语间带着点深奥的笑意，“物理学家安德鲁·克莱兰曾用实验证明，一个物体可以同时出现振动和静止两种量子状态。”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无法将一个和尚和一个物理学家联系在一起，这真是奇妙的组合。他想起了最初的问题：“这个和你刚才问的，意念从何而来，有什么关系？”

“一个物体能够同时存在于两种状态，这在一个空间是实现不了的，必然是两种以上的空间。你的意念来自于你，那么你当下的意念，真的是唯一的意念，或只是在这个空间里的意念？”和尚蹲下身，摆弄起小罐子，“比如你生或死的意念，应是在两个空间同时并存的。意念相对于空间，犹如水滴与浪花的关系，水滴由浪花激荡而起，无浪则无水滴，只有客观存放的一潭死水。因而，你的意念来自于你，但不取决于你，而取决于你在哪个空间。”

他越听越觉得玄乎，不知怎么去理解和尚的话，但能隐隐感到，和尚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是在委婉地劝说他，要活下去。他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可道出口的，却是在问：“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如今在哪个空间？我是否可以自由选择空间？”

和尚拿着罐子站起来，久久不答，他的一侧身体，始终保持在黑暗

里。顾小禹看见他另一侧身体，被宽松的大衣盖住，唯衣袖半挽着，露出一截手臂，在浑浊的光下，显得线条生硬，似属肌肉结实的习武之人。他的那张脸，只能看清一只眼睛和半个嘴巴，顾小禹由此想象，他的整张脸，应该是面庞宽阔，颧骨突出，长相刚毅的，不同于这里的本地人。

“这个问题不应由我回答你。”和尚开口道，把身体完全隐设在黑暗里。突然，他把硬币抛向空中，再用手稳稳接住，将它摊在手心。“该由它来告诉你。”说完，他手一抬，将硬币抛向顾小禹，令他猝不及防。

在顾小禹盯着硬币飞来的过程中，时间被拉长了，他心跳的节奏放慢了，那硬币已不再是硬币，它变为了地球的轮廓，其黑色背景，成了广袤的宇宙，而那灯光，成了太阳的光晕。可这一幕一闪即逝，画面倏然破碎，被切割为万花筒般美妙的图案，塞满了顾小禹目及之处。这些美轮美奂的图案由小及大，一些如正打气的气球，逐步放大，另一些如正溶解的气泡，由几个小的逐步扩散为一个大的。当它们大到顾小禹能看清它们中的沙粒的时候，它们便停止了变化。其实，顾小禹以为的沙粒并非沙粒，在逐渐放大的图形中，他愈发感觉惊恐，因为他看清，那沙粒正是他自己！在每一种不同背景的图形里，都有一个他的侧影。他看见每一个自己，都伸出一只手，停留在半空，正在接抛过来的硬币！

他还残留的一点意识，让他本能地想挣脱眼前的恐惧，可又有一股匪夷所思的推力，迫使他想去召唤图形世界里的每一个自己。两股力量无声无息地较量着，猛然，旁侧响起尖锐的铃声，顷刻间，所有图形、恐惧和意识，在他眼前和脑中崩塌了。

他恍若隔世地站着，当他反应过来是自己的手机在响，硬币正好不偏不倚地落在他手心。他摸了一把衣兜，手机不在里面，再循着铃声，才发现手机是在门外响着。他完全不知何时掉了手机。

铃声刺耳，也很倔强。他来不及多想，握着硬币就朝门外走。出门前，他望了一眼和尚，只看见他身形模糊，已与黑暗融为一体。再望了一眼灯泡下的黑板，及上面五花八门的公式。

他在门外的杂草里寻得手机，立即接起来。原来是一位要好的同事，急着给他“通风报信”，说他没事了，公司已查清是他的上司栽赃于他，让他等着回去上班的好消息。

他的心情顿时云开雾散，谢过同事后，在原地自乐了半秒，再回头，却见房门已关闭，敲打了几声，没人应，只好自觉没趣地离开。

重新站到乐山大佛的双足之间，被狂烈的江风吹着，他不再感觉那么冷了。临走前，他再次抬头仰望，大佛巍峨的身躯令他感觉像是被压在五行山下的猴子，让他有点眩晕。这次，他即刻走开了。

回程途中，他掏出硬币左看右看，若不是有这东西为证，他真觉得此行就是一场梦，真不敢相信大佛的脚底，还住着那样一位僧人——精通物理学的僧人。

一路上，他一再暗示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怎么也掩盖不了对大佛的感激。他想，就算是某种巧合，那也得感谢佛祖在他临死一刻，委派那个僧人拖延了时间，让他有机会接到同事的电话，得来好消息，这才救了他。

于是，此后的几天，一到闲暇之时，他脑子里就自然浮现足踏大江、双手抚膝、神态庄严的大佛，浮现那个只露出半个身子，神秘莫测的和尚，耳边尽是他嗡嗡啾啾的禅语……

第一章 迷途幻迹

一觉醒来，公交车驶向诡异路途；六人被困，想尽办法无法下车，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闹铃响起，顾小禹艰难地睁开双眼，因长期睡眠不足，他感到眼睛酸痛，习惯性地长舒一口气，像是每天起床时的仪式。以往做事利索的他，今天变得懒快快的，全身毫无力气。他穿好衣服，慢吞吞地下床，趿拉着拖鞋，行动迟钝地去卫生间，坐到马桶盖上发呆。当闹铃又一次响起，他才如梦惊醒，提醒自己：该上班了！该出门了！否则要迟到了！旋即，他像换了个人，把洗脸巾“啪”地扔到盆中，也不管水溅了一地，随手找了根领带系上，再换上皮鞋，匆匆而出。

外面天空灰暗，寒气袭人。一夜之间，“倒春寒”让成都从暖春又退回了寒冬。冰冷而昏黑的周遭，让他的麻木从四肢延伸至每个器官。浑浑噩噩地走到公交车站台，他又恢复到懒快快的状态，缩着脖子，紧裹老旧的黑大衣，直打哈欠。

一团白雾从他口中喷出，慢慢消散，他又无聊地哈了一口气，向左前方望了望，见还没有公交车驶来的迹象，就掏出一支烟，点上。

他一边吸烟，一边苦笑。

他以为摆脱了上司的栽赃，重回公司，就会开始新生活。恰好相反，他被调去了另一个部门，从技术骨干变成了行政人员，每天反复做着令他厌烦的工作，不知所为。能继续留下已是万幸，他必得听从任何安排，没有选择的余地。面对极其琐碎的事情，他度日如年，不知怎么去改变，更不知是无力改变，还是无意改变。

为了减轻心里的苦闷，他试着兼职干点其他的，努力让自己变成工作狂。他接了几个私活，常常熬夜写方案，至凌晨三点才睡，六点不到又起床。虽然私活只能赚点零花钱，但足以把他累成一具空壳。他就

想成为一具空壳。

一阵寒风吹过，他夹着烟的手变得僵硬。他又打了个哈欠，之后深深吸了口烟，提提神。

半个小时过去了，公交车还没来。他索性靠在背后巨大的广告牌上，半眯着眼休憩，让烟在他的手指间静静地变成灰烬，被寒风吹散。

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站台上人群的骚动声，睁大眼睛，见公交车慢悠悠地开来，便随人流上了车。

今天算好运气，他抢了个靠窗的座位，可以好好睡上一个小时。公司在这趟车的终点站，他就这样每天往返其间，日复一日，像个木偶，循环他的日子。

他立即进入了梦乡，若是到站了他没醒，司机会叫醒他，这是常有的事。所以，他大可放心地补瞌睡。

睡了很久，他感到脖子抽筋，逼不得已醒来，发现公交车还没到站。睁开眼时，他看见乘客都统一向车外张望，也用袖口擦掉车窗上的雾气，朝外看去。窗外一片灰黑，天色似乎比他上车时更暗了。

“喂，大爷，你们在看什么？”他拍了拍前座人的肩膀。

“日全食啊。”那大爷侧过脸说：“你看天，刚刚才亮，又全黑了。”

“在哪呀？”顾小禹再次把脸靠近擦拭过的车窗。

“今天是重度雾霾，看不见太阳，只能看见天色的变化。”大爷用手指了指了公交电视说，“还是看电视里的直播吧。这个挺有意思，据说是千年一遇的天文奇观。”

他瞟了一眼左上方的电视，心想，千年一遇？有这么玄乎？估计又是某些媒体在夸大其辞吧。这时，他想起昨晚回家在电梯上，几个人在兴奋地讨论加入了“追日族”，说是明日凌晨四点要起床做准备，六点集合，八点前赶到观测地点……当时他不以为然，只是羡慕那些人有钱有时间，能随心所欲，追求自己的生活，现在回想，才知今天这场天文奇观，的确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一场盛事。

他听到电视里的解说员在说：“今天的日全食，是近千年来出现的最壮观最完美的一次，将是二〇〇九年到二〇六五年之间发生的日全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日全食将先后经过我国十六个省市，届时，在日全食带内大部分地区的五亿居民，都能看到这长达近八分钟的日全食景观……”

听到这，他滋生出一点好奇，抬起头再看了看电视屏幕。太阳已被月球完全遮住，最后一缕阳光好像是从月球表面环形山的缝隙透出来，难得一见的太阳日冕层开始显现，不久，一枚黑太阳当空，变成天幕中最耀眼的环戒。

真美！他在心中感叹，下意识地摸了摸左手的无名指，那里有一圈戒指印记，订婚戒指已被摘下，被他扔向了公寓后的废墟。

正准备伤感的他，突然眼前一黑，感到公交车剧烈摇晃了几下，车里一片尖叫。

他心里一凛，立即抓紧前面座椅上的把手。晃眼间，却见有白电光从车窗外闪过。那光极亮极细，如同黑发中突现的银丝，即使隔着窗上的一层白雾，也清晰可见。他扭头去捕捉那白光，可捕捉到的却是一个悬空的红球。

他怕是自己眼花，迅速用胳膊将面前的整块车窗擦拭干净，看见确有红球跟在车的斜后方。那球约篮球大小，吸纳着从它周边掠过的细光，其后拖着一条长长尾迹，像个气球，漂浮在半空，随着车身的起伏而波动，画出了一条令人迷惑的复杂曲线。虽然车上人声嘈杂，但他分明听见那红球发出一种啸叫，低沉中透着尖利，像一个鬼魂在尖叫。

他惊异地瞪大眼，想对着黑暗深处大喊，刚张嘴，就感觉有什么东西游入口中。他闭上嘴巴，咽了咽口水，口里却空无一物。但在吞咽之时，他似乎听见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仿若往深幽的井洞里扔下石子的回响。于是，他摸了摸喉结，忽又感到迎面吹来了一股风，夹杂着细微的沙尘，扑打在脸上。他本能地去躲避，却没来得及，让沙尘钻入了

鼻腔。

“啊嚏！”他打了个喷嚏，同时，公交车“哐当！”一声，好似撞到了什么东西，发出巨大的声响，伴随着一串尖锐的紧急刹车声，他的头重重磕在前座上。

公交车停住了，车灯通亮。过道上摔倒的乘客叫骂着，司机打开车门，起身道歉。

一些乘客骂骂咧咧地下了车，一些乘客犹豫不决地待在车上，待公交车司机下车检查车身，发现并没撞上什么东西后，就继续放心回来等客人下车。顾小禹一手摸着撞疼的额头，一手露出手腕看表，此时是八点二十分，虽觉得今天的公交车开得特别慢，但他估摸着九点前一定能到达终点站，便选择留在车上。

天色渐亮，他朝窗外望去，见公交车已行至步行街春熙路旁，行人和车辆来来往往，街道和商铺与平日也没什么两样，而那个尾随公交车的红球，早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禁自嘲：肯定是昨晚熬夜，造成了老眼昏花。

留下来的乘客并不多，稀稀拉拉地分布在车内，经过刚才的意外，大家还没从惊恐中抽离，都一言不发。车里一片静默。

公交电视没了信号，屏幕变得一片花白。顾小禹注意到，天空极快地亮起来，从白天到黑夜，再从黑夜到白天，仅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显然，日全食成为过去式。公交车就在这重现的光明中重新启动，缓缓前行。

车子有节奏的摇晃很快又让他犯困了。他的头耷拉下去，眼皮沉重之极，不久就又进入梦乡。和上次一样，不知睡了多久，他的脖子又开始疼痛，让他不得不醒来。他发现公交车还在行驶中，窗外仍是他每天看到的熟悉景色。

他活动了一下脖子，发现车上坐着的，除他之外，只剩下五人。他前座的大爷歪着头，还在熟睡中；他的后面坐着一个光头，正低头专注